

欧洲农业民粹主义的区域差异 与激进右翼的捕获策略

——基于农耕结构变迁的视角*

彭 泉

内容提要:当代欧洲农民动员具有农业民粹主义倾向,倡导保护小农生计,反对欧盟及本国政治精英、资本与大型农企对家庭农民的打压,是一种中性思潮,但在动员过程中容易受到以“激进右翼”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力量的捕获。传统的农业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现象。当前农业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背景下,与传统模式不尽相同。从土地耕作的主体入手,能够透视新自由主义在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面给欧洲农业生产者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进而推断右翼民粹主义的施动策略。西欧中型家庭农场与大型农企竞争激烈,农业民粹主义动员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主要影响了以家庭小农为主的“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右翼民粹主义的策略是经济性的;中东欧中型家庭农场的力量极为薄弱,旧时“非经营性”的小农生态仍具活力,右翼民粹主义的捕获策略同时具有“经济不满”与“文化反弹”的特征。相关假设通过德国和波兰的案例得到验证。新自由主义的制度霸权仍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农民的前景依然堪忧。

关键词:农业民粹主义 农民动员 右翼民粹主义 欧盟 新自由主义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因欧盟的精英官僚政策屡失民心,加之俄乌冲突导致的次生危机蔓延发酵,欧洲底层民众的利益严重受损,不满情绪积累,农民爆发持续抗议并席卷欧洲多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大变局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发展的现状、挑战及前景研究(项目编号:22JJD810030)”的研究成果。

国。在德国,上万农民开着拖拉机和卡车“向柏林进军”,反对朔尔茨政府取消农业补贴的计划;在法国,因反对乌克兰廉价农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法国农民发起“饿死巴黎人”抗议。荷兰、波兰、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农民也都因通胀高企、欧盟气候政策、农业产值萎缩及生产成本过高、农民收入下滑等因素,愤而走向街头。农民抗议的集中爆发,给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带来借势而兴的政治机会,二者不断联动,对欧洲主流政治构成严峻挑战,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农业民粹主义(Agrarian Populism)这一“旧问题”的“新兴趣”。

目前,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资本主义矛盾背景之下的城市,城市草根动员以劳工阶层为主体,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持续忽视工人阶级生计的结果。^①如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英国的脱欧党(Brexit Party)、德国的“反伊斯兰化运动”(PEGIDA)等。而“粮食主权运动”等近年以农民为主要群体的民粹主义动员,在北方国家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②实际上,发轫于19世纪欧洲的民粹主义就是以农业民粹主义为具体表现形式,农业民粹主义还“异化”为纳粹德国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这些历史关联凸显了该议题的现实紧迫性。当然,目前以激进右翼为主流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较纳粹时期要温和许多。^③作为农业民粹主义的行动基础,当前欧洲的农民动员也不可简单地与历史上的农民动员进行比照。即便如此,农业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仍反映了时代发展过程中整个欧洲社会面临的重大挫折。

格雷文(Thomas Greven)认为,受政治、历史、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欧洲民粹主义存在不同的形式,因而无法对其进行定义。特别是欧洲不同地区的农业民粹主义包含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鸿沟和分歧。^④欧洲不同区域的农业民粹主义是否存在模式差异?若存在,这种差异由何种因素所致?右翼民粹主义对农业民粹主义的施动是否因此而存在差别?本文尝试在剖析欧洲当代农业矛盾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对农业民粹主义的政治捕获策略(political capture)。

^① Gillian Hart, “Why Did It Take So Long? Trump-Bannonism in a Global Conjunctural Fram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102, No.3, 2020, pp.239-266.

^② Alanna Higgins, “Foo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North: The Application of a Social Justice Framework for a Common Language and Approach,” in A. Trauger ed., *Food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Discours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Place*, Routledge, 2015, pp.54-68.

^③ 林德山:《欧美民粹主义盛行的根源、影响及应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7期,第67-85页。

^④ Thomas Greven,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May 2016.

二 农业民粹主义：从“田园牧歌”到“罪恶都市”

民粹主义强调“人民大众”和“精英建制”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群体,通过反对他者而建构自我认同。^① 农业民粹主义也遵循这一“他者化”的逻辑,通过对外群的消极印象来构建内群的身份认同,进而利用所感知到的权力不对称来动员和赋权无权者,反对掌权者的操纵和剥削。^② 农业民粹主义通常使用“我们”对抗“他们”的话语修辞,反对资本主义,提倡小农生产,强调动员对象的多样性和协作性,并利用“粮食主权”作为动员工具。^③ 农业民粹主义将各种基于农村或面向农村的社会群体、利益阶层捆绑到一个同质化类别中,即“我们”和“土地上的人民”。^④ 这些人共同对抗“他们”,包括跨国农业公司、工业化食品体系、大地主、腐败的精英政府、银行等控制土地及其资源的行为体。

农业民粹主义立足于“小农”经济,其定位既与结构性因素息息相关,如农业生产的规模、农民的市场地位等,又体现了一种以农业为本的意识形态,以农村叙事(乡土、自给自足)与城市叙事(资本、工业生产)的对立为前提。^⑤ 农业民粹主义在本体上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然而农业民粹主义的本土化元素特别易于被同样受到本土主义滋养的激进右翼所俘获,在“他们”的类别中增加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等,将农民“异化”为民族主义与保守排外的同盟。^⑥ 因此,“走向极右”是农业民粹主义的发展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政治悲剧”。

俄国的农业民粹主义运动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重要渊源。19世纪70年代,

①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en Stanley,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13, No.1, 2008, pp.95-110.

② Ruth Lister, *Poverty*, Polity Press, 2004.

③ Annette Aurélie Desmarais, *La Via Campesi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wer of Peasants*, Pluto Press, 2007; Marc Edelman and Saturnino M. Borras, *Political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Fernwood, 2016.

④ Saturnino M. Borras, “Agrarian Social Movements: The Absurdly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Agenda of Defeating Right-wing Populism and Exploring a Socialist Future,”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20, No.1, 2020, pp.3-36.

⑤ 这与农业阶级政党(Agrarian-class Party)不同,它是为了促进和保护“大农”的商业利益,往往是农民联盟、粮食集团等利益组织的政治附庸,以便推进立法机构的行动。参见 H. Gaylon Greenhill, “The Norwegian Agrarian party: A Class Party?” *Social Science*, Vol.40, No.4, 1965, pp.214-219; Nicole Bolleyer and Evelyn Bytzeck, “Origins of Party Formation and New Party Succes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52, No.6, 2013, pp.773-796.

⑥ Ian Scoones et al., “Emancipatory Rural Politics: Confronting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5, No.1, 2018, pp.1-20.

俄国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运动由知识分子发起,旨在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Narod)并反对精英,根据村社原则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① 19世纪90年代,美国南部和西部各州的农民建立美国人民党(People's Party),旨在遏制铁路等垄断公司的影响,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这场农业民粹主义运动的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美国南部的政治生活。究其原因,19世纪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兴起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大幅衰退,农业结构遭到根本性破坏,给农民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哈代(Thomas Hardy)在其作品中表明,个体对早期机械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对回归自然的渴望,激发了对故土的眷恋。农业民粹主义具有革命性,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出现保守甚至倒退的现象,如拉美虔诚基督军(Cristeros)、罗马尼亚铁卫团(Iron Guard)、芬兰拉普阿运动(Lapua Movement)等农业民粹主义运动及政党在多国的兴起。随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乡村赢得第一批追随者,农业民粹主义走向极端右翼的巅峰。^②

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西欧田园牧歌的时代逐渐落幕。而1945年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在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农业民粹主义受到资产阶级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因此,农业民粹主义曾一度退出历史舞台。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业民粹主义的理论伴随批判理论的崛起而被重新激活,但这一“文化转向”已从美欧地区扩展到那些农民开始受到结构性挑战的第三世界国家,该理念在这些国家甚至被视为反殖民文化的一部分。^③ 农业民粹主义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还作为“第三条道路”在后发地区出现。^④ 博拉斯(Saturnino M. Borrás Jr.)甚至认为,农业民粹主义能削弱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并提出富有希望的、进步的替代方案。^⑤ 因此,在对后发国家的研究中,学者多受到批判视角的影响,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对农业民粹主义也持更加积极的态度。2023年,《土地变化杂志》出版“民粹主义、农业运动与进步政治”特刊,专门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发国家的农业民粹主义问题,包括莫桑比克、印度、泰国、哥伦比亚、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布基纳法索、埃

^① Natalia Mamonova, “Understanding the Silent Majority in Authoritarian Populism: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opular Support for Putin in Rural Russi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6, No.3, 2019, pp.561-585.

^② Robert O. Paxton, *French Peasant Fascism: Henry Dorgères's Greenshirts and the Crises of French Agriculture, 1929-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Tom Brass, “Is Agrarian Populism Progressive? Russia Then, India Now,” *Critical Sociology*, Vol.46, No.7-8, 2020, pp.987-1004.

^④ Tom Brass, *Peasants, Popul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 Return of the Agrarian Myth*, Routledge, 2000.

^⑤ Saturnino M. Borrás, “Understanding and Subverting Contemporary Right-wing Populism: Preliminary Notes from a Critical Agrarian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ERPI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uthoritarian Populism and the Rural World”, The Hague, March 2018.

及等国。^① 这些文献集中表明,城市化、农村转型、土地改革及制度转轨等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问题,推动了后发国家农业民粹主义的繁荣,而这也是欧洲曾经历过的。^②

与此同时,学界对当代欧洲农业民粹主义也持续关注。相关文献指出,欧洲农业民粹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当代新自由主义危机有关,总体上偏向右翼。^③ 2015年出版的《农村抗议组织与民粹政党》一书,研究的正是欧洲农民动员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农业民粹主义政党,以及右翼民粹主义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具体联系等问题。^④ 2020年《乡村社会学》出版“当代欧洲农村右翼民粹主义”特刊,对意大利、斯洛伐克、波兰、英国、匈牙利、瑞典、罗马尼亚等国,以及巴斯克地区的农业民粹主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右翼民粹主义或农业民粹主义出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权力分配因素。^⑤ 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欧洲化和代议制民主危机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对现有秩序普遍不满,因而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捕获”。^⑥ 此外,学者并未忽视欧洲内部的地域差异问题。卜扎卡(Juraj Buzalka)对中东欧的系列研究具有代表性。在分析农村社会结构、传统主义叙事、发展不平衡、共产主义怀旧遗产等特殊因素的基础上,相关文献探讨了中东欧地区农业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形式。^⑦ 然而,现有研究没有深入讨论激进右翼力量对农业民粹主义动员的“捕获”策略。

① 参见“Special Issue: Populism, Agrarian Movements and Progressive Politic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23, Issue 1, 2023.

② 至于后发国家的农业民粹主义是否具有进步性,本文不做探讨。但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农业民粹主义本身并不关注阶级。且一些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表明,由于农民没有宏大的阶级视野,最终会倾向右翼,这与欧洲的历史经验相符。参见 Rakib Akhtar, “Protests, Neoliberal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m Amongst Farmers in Indi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50, No.6, 2023, pp.2457-2477; James Ferguson, *Give a Man a Fis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Mark Tilzey, “Authoritarian Populism and Neo-extractivism in Bolivia and Ecuador: The Unresolved Agrarian Ques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Food Sovereignty as Counter-hegemon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6, No.3, 2019, pp.626-652; Daniela Andrade, “Populism from Above and Below: The Path to Regression in Brazil,”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7, No.7, 2020, pp.1470-1496.

③ Natalia Mamonova and Jaume Franquesa, “Populism, Neoliberalism and Agrarian Movements in Europe. Understanding Rural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litics and Looking for Progressive Solutions,” *Sociologia Ruralis*, Vol.60, No.4, 2020, pp.710-731.

④ Dirk Strijker et al., eds., *Rural Protest Groups and Populist Political Parties*,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5.

⑤ 参见“Special Issue: Right-Wing Populism in Rural Europe,” *Sociologia Ruralis*, Vol.60, Issue 4, 2020.

⑥ Noémi Gonda, “Land-grabbing and the Making of An Authoritarian Populist Regime in Hungar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6, No.3, 2019, pp.606-625; Natalia Mamonova et al., “‘Actually Existing’ Right-wing Populism in Rural Europe: Insights from Eastern Germany, Spa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Ukraine,”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7, No.7, 2020, pp.1497-1525.

⑦ Juraj Buzalka, “Europeanisation and Post-peasant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Europe-Asia Studies*, Vol.60, No.5, 2008, pp.757-771; Juraj Buzalka, “Post-peasant Memories Populist or Communist Nostalg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32, No.4, 2018, pp.988-1006.

当前,欧洲的农民抗议具有农业民粹主义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策理念上也与农业民粹主义存在重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农业民粹主义问题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传统经验不能解释欧洲的现实危机。一方面,传统经验建立在规模庞大的农民(主要是自耕小农)在现代化转型中遭到的种种挑战之上,随着农业生产在后现代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比重下降,农业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虽然现有研究指出了欧洲农业民粹主义动员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存在“新自由主义危机”纽带,但没有指出具体的结合形式及其机制。本文试图弥补上述不足。

三 理论框架:“文化反弹”还是“经济不满”

本部分将在梳理传统“农业—右翼”民粹主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相关机制和要素进行修正,以符合当代欧洲的现实情况。本文将选择较为充分的条件和信息,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利益归属原则等进行推断,形成误差较小的假设。需要说明的是,“农业民粹主义”主要指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农民动员,这是因为其在历史上也是以动员的形式集中体现的。

(一)传统“农业—右翼”民粹主义的理论机制及其修正

农业民粹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需要将其与激进右翼力量的结合机制进行学理化分析。^① 学界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存在“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和“经济不满”(economic grievance)两种解释。^② 前者基于价值观对立,延伸出捍卫宗教与传统、排斥移民与特定民族等议题;后者因国家经济疲软及政府政策失灵,主要关注个体的经济剥夺感与不安全感。早在18世纪,卢梭就表达了对城市腐化和不道德生活的敌视,批判城市的虚假复杂,颂扬乡村的质朴生活。这种观点在百年欧洲工业化与现代

^① 目前对右翼民粹主义与农业民粹主义结合的研究缺乏理论化,学者几乎都是专门分析各国的特殊情况,未能总结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科学模型(或至少缺乏在区域意义上的普遍性解释)。与此相反,以左翼阶级为主轴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农民运动”的研究相对较成体系,参见D. N. Dhanagare, *Populism and Power: Farmers' Movement in Western India, 1980-2014*, Routledge, 2015。

^②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RWP16-026, August 2016; 高春芽:《价值观政治与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文化逻辑——文化反弹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限度》,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第126-133页。

化的进程中极为盛行。^①《德意志的乡愁》刻画了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后,欧洲保守主义的挣扎救赎。^②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发国家加速城市化的时代进程中,也能看到这一思潮。

历史表明,“经济不满”总会引起“文化反弹”。在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跃迁的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保守精英将基于经济不满的农业民粹主义扩展到极右文化范畴。例如,“在村庄里寻找真正的土耳其人”的凯末尔政权,就以精英视角自上而下地推动农业民粹主义走向极端保守化,保加利亚的案例也表明了这一点。^③19世纪至今,农业民粹主义反对的都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大型农企、外国资本、粮食工业等特殊积累形式。农业民粹主义非阶级的特征,使受到剥夺威胁的群体只能通过非阶级身份作为防御。精英从自认为必败无疑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或有胜算的社会文化领域,煽动底层民众以维护自身权利。于是,反自由主义、反世界主义的反启蒙思潮,推动农业民粹主义走向文化向度。^④

综上,可以将“农业—右翼”民粹主义结合的传统机制概括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本国或外国工业资本的冲击,传统农业民粹主义动员与右翼民粹主义相结合,由右翼保守精英主导并影响底层农民,寻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以对农民进行捕获。然而,当我们审视这一传统理论模型时,会发现其不能解释逐渐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欧洲的农业民粹主义现象。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践使得欧洲农业生产者的结构与现代化阶段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认为,农业生产者的结构变化对当代农业民粹主义的变迁具有关键影响。在这里,我们需要从土地耕作的主体展开分析。

本文对耕作体系(farming system)的理解不是阶级性的,而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和土地规模。根据欧盟委员会对欧洲耕作体系的分类,主要包括半自给农场(semi-subsistence)、家庭运营的中型或小型农场,以及大型农企。前两者可以划归家

^① M. Asım Karaömerlioğlu, “Agrarian Populism as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of Interwar Europe,”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No.26, 2002, pp.59-93.

^② 曹卫东等:《德意志的乡愁: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参见 Tom Brass, *Peasants, Popul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 Return of the Agrarian Myth*。此外,19世纪美国南方农民联盟的许多地方和州级领导人都是乡村福音派新教教会的牧师(小农出身),他们使用福音派语言来证明农业民粹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提出了一个“小农升阶”的有趣案例。参见 Wayne Flynt, “One in the Spirit, Many in the Flesh: Southern Evangelicals,” in David Edwin Harrell, ed., *Varieties of Southern Evangelicalism*,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3-44.

^④ Michael E. Zimmerma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Ar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11.

庭农场(family farm)范畴。在欧盟现有的910万个农场中,有330万个农场年产出低于2000欧元,仅占欧盟农产值的1%;有29.9万个大型农企的农场年产出达到或超过25万欧元,占欧盟农产值的56.4%;数量最多的中小型农场产值居中。从2005年以来的趋势上看,以半自给农场为代表的小于5公顷的小型家庭农场数量急剧下降。^①这一结构变化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理论,通过强大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解放个体和培养技能,从而最好地促进人类福祉。^②他还指出,新自由主义依靠“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即大型农业公司以牺牲小农为代价,集中土地和财产。^③因此,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型家庭农场和大型农企在欧洲农业生产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这两者也是本文的重要分析对象。^④

(二)大型农企与精英官僚的联合:对小农生计的持续挤压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基于市场导向的社会经济方案。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政策,带来了商品出口的繁荣;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政策,优化了各地的生产效率和商品供应。因此,新自由主义鼓励提高生产和出口,而不是追求多样化或再分配。农业产业化及景观简化(landscape simplification)的趋势,激发了企业基于获利原则而提高生产和效率。农场规模的扩大,加之农业生产越发依赖于大规模生产的投入以及全球贸易的扩张,使农业多样性、农村社群的重要性降低。^⑤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不断收购土地,这种被称为“土地掠夺”(land grabbing)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激增,由西欧扩展到南欧及中东欧。资本集中带来了野蛮的土地兼并,导致不平等加剧、自然商品化、国家主权受限、个体原子化等严重后果。^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的农业政策,农产品市场进一步金融化,全球贸易加速自

^① Eurostat, “Farms and Farml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statistics,”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SEPDF/cache/73319.pdf>.

^②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

^③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Vol.40, 2004, pp.63–87.

^④ 如在意大利,1982年至2016年,农场数量从313万个减少到114万个,但农场的平均面积从5公顷增加到11公顷。大农场在增长,小规模农户逐渐边缘化。参见 Giulio Iocco et al., “‘Close the Ports to African Migrants and Asian Rice!’: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and 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a ‘New’ Right-Wing Populism in Italy,” *Social Rurality*, Vol.60, No.4, 2020, pp.732–753.

^⑤ Maywa Montenegro de Wit et al.,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Authoritarian Rural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20th Century Struggles in California and the Midwes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82, 2021, pp.518–530.

^⑥ Will Kymlicka,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in Peter A. Hall and Michèle Lamont, eds.,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99–125.

由化,为大型农企和跨国公司控制全球农业体系提供便利条件。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动下,欧洲各国政府也开始逐步退出农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供给。

新自由主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上。共同农业政策支出占欧盟2021—2027年总预算的31%,是欧盟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该政策基于价格和市场的取向,旨在提高北方国家大农场的竞争力,保证集约化生产模式,并将该模式推广到南方国家。^①早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初,由于农民生计受到持续打压,反对共同农业政策的农民动员就曾席卷西欧。在农民不定期抗议的现状下,欧盟决定摆脱公共利益逻辑与市场贸易逻辑严重脱钩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小幅度的政策回摆。199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农村发展”出台后,对家庭农场提供额外支持等政策纠偏手段不断推出,欧盟也开始强调传统农业模式的价值,但改革仍未能显著推动家庭农场的资本重组,家庭农场的不满情绪始终存在。2018年,欧委会指出,过去十年间欧盟农民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相当于500万个就业岗位,数百万小规模农场在大型农企的挤压下消失殆尽。^②

雪上加霜的是,欧盟与他国签订的自贸协定也进一步将小农推向边缘,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CETA)。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欧盟与后发国家的贸易协定,欧盟在协定中普遍增加了民主、人权等新自由主义原则。对象国虽然承诺改革,但实际上是以打开销路为目标,因此,改革力度甚微。对象国依靠低环境与人力成本,利用欧盟超国家结构的漏洞实现倾销。欧盟在农产品领域的贸易逆差持续,加之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一支柱再分配政策依然存在不平等,使得小规模农场承受严重压力。而得益于欧洲官僚精英的新自由主义宏观政策,大型农企垄断了大宗农产品贸易。此外,由于农场规模差异,实际上80%的资金补贴给了20%的企业,其中多为大型农企。^③欧盟现有的农业用地越来越少,耕种越来越集约化,3%的大型农企耕种了欧盟农业总面积的一半以上。^④欧洲百万家庭农场已经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

^① Manuel Belo Moreira, “The European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A Tale of Slow Adjustment to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n Alessandro Bonanno and Lawrence Busch, eds.,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Edward Elgard Publishing Limited, 2015, pp.173–190.

^② Natalia Mamonova and Jaume Franquesa, “Populism, Neoliberalism and Agrarian Movements in Europe. Understanding Rural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litics and Looking for Progressive Solutions,” pp.710–731.

^③ Christine Chemnitz and Christian Rehmer, “Neue Ziele, altes Denken,” in *Agrar-atlas Daten und Fakten zur EU-Landwirtschaft* (Third Edition), Heinrich-Böll-Stiftung, Bund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z Deutschland und Le Monde Diplomatique, Berlin, 2020, pp.10–11.

^④ Stanka Becheva and Véronique Rioufol, “Wachsen oder Weichen,” in *Agrar-atlas Daten und Fakten zur EU-Landwirtschaft*, pp.18–19.

(三) 小农的自我拯救:向“新兴资本主义农民”转型

家庭农场是农业的天然形式,自19世纪农业民粹主义兴起后,家庭农场成为关注焦点。传统农业民粹主义描述的“小农”基础就是那些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的乡村经济形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由于无法与大型农企展开竞争,家庭农场会在农业资本主义进程中遭到淘汰,规模经济将逐步消除家庭农场。^①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家庭农场通过集约化和商业化积累资本,其规模在夹缝中实现一定程度的扩大。^②依据市场导向,家庭农场将生产从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转向水果、园艺等非传统作物,甚至生物燃料。家庭农场向“新兴资本主义农民”(emergent capitalist farmers)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土地集中、良种竞争等问题,这又激化了其与大型农企的矛盾。^③同时,许多农民发现自己陷入了“规模扩大、技术驱动的集约化以及与食品工业、银行和零售连锁店的依附关系日益紧密”的恶性循环中。^④这种为生存而被动与大型农企竞争,却得不到国家支持的困境,使农民感到绝望,甚至推动欧洲农民自杀率的上升。^⑤脆弱的现实使这些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小农成为当代农业民粹主义动员的主要对象。

然而,对家庭农场而言,资本的垂直集中带来了商品链的跨国化,排外不仅无益于改变经济劣势地位,甚至可能失去潜在销路;而欧洲农业民粹主义也不再仅仅是农村问题,城市阶层对农民动员的响应、城市对农产品的直接消费等,使农民强化了其包容性特征;农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不再基于亲属、农友等非正式社群网络,而由食品工业体系推动。因此,欧洲农民不仅不再反对“城市”,而且已融入资本主义经济。当代“资本主义农民”在认识论上不再要求恢复传统小农经济,所以很难认同小农经济所附带的文化“农业迷思”。^⑥当代家庭农场是农场、家庭和企业相互交织的组织结

^① Howard Newby, “Emergent Issues in Theories of Agrarian Development,” in Daniel Thorniley, ed.,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Rural Communities: East-West Perspectives*, Gower Pub Co., 1987, pp.7-22.

^② A. Terry Rambo, “The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6, No.2, 2017, pp.211-245.

^③ Henry Bernstein, *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2010.

^④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Peasants and the Art of Farming: A Chayanovian Manifesto*, Fernwood, 2013, p. 128.

^⑤ Justine Klingelschmidt et al., “Suicide Among Agricultural, Forestry, and Fishery Worker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Vol.44, No.1, 2018, pp.3-15.

^⑥ Tom Brass, “The Agrarian Myth, the ‘New’ Populism and the ‘New’ Righ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32, No.4, 1997, pp.27-42.

构,^①其虽然可能提出诸如捍卫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等文化道德诉求,但并不会像传统农民粹主义时代的底层农民那样,走向极端右翼道路。鉴于此,当代欧洲农民粹主义主要谋求捍卫农民的经济利益。

与大型农企不同,家庭农场兼具生产和消费功能,养活农村家庭,生存斗争意识更加强烈。因此,“土地主权”“农民自治”等农业动员的核心,都是财产权问题。欧洲农民粹主义反对欧盟官僚机构及本国的政治精英,反对大型农企的资本压制,这构成激进右翼与之联合的基础。加之农村选民的权重较低、农村偏好于保守威权的错误印象,使欧洲新自由主义精英长期忽视农村选民,进一步为激进右翼采取针对性策略与之联合创造了条件。

(四)理论假设及需要说明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家庭农场规模越大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右翼民粹主义越难通过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文化策略来煽动农民。但我们可以从勒庞对法国农民抗议的回应中看到,虽然“文化反弹”策略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右翼民粹主义仍可通过批评当局对农民支持力度不够等“经济不满”话术来竞夺选票。农民对激进右翼的接纳或选举支持是在西方代议制危机下,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尝试。在欧洲精英官僚和工业资本的联合冲击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主动接近以“新兴资本主义农民”为特征的家庭小农,将农民粹主义动员与右翼民粹力量相结合,摆脱经济压迫是激进右翼的主要捕获方向。

在方法论层面,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方面,这一假设虽基于欧洲的总体框架,但更符合西欧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中东欧国家的农业占比仍然较高,农业贡献了GDP及就业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一比例在欧盟其他国家中仅有2%到3%。^②农业依然是中东欧国家主要的经济部门。中东欧农业模式仍较为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与现代化的西欧有所不同。^③随着1989年计划经济崩溃,以及21世纪初欧盟东扩,中东欧国家迅速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农业系统发生重组。农业自由化要求将国有或集体

^① Mark Shucksmith and Katrina Rønningen, “The Uplands After Neoliberalism? —The Role of the Small Farm in Rural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27, No.3, 2011, pp.275–287.

^② Jeroen Klom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Liberal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Empirical Analysis,” *Food Policy*, Vol.49, Part 1, 2014, pp.332–346.

^③ 彭泉:《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第130–152页。

所有的土地或归还原土地所有者,或转让给私人部门。^①然而,由于集体化遗产、转型性衰退、民主制薄弱、农本主义长期作为显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各国土地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②罗马尼亚、波兰等一些国家的小规模农场仍然盛行,近20%的劳动力从事小规模低端农业生产。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则是大型农企占主导地位。^③因此,中东欧国家缺乏西欧农业中占比显著的中型家庭农场。传统生产方式的中东欧小农对“资本主义农民”的竞争缺乏兴趣。^④这种“非经济性质的经营”^⑤体现了中东欧区别于西欧的文化特征,即土地象征群体祖先及共有的神话渊源,因而益于强化群体认同。^⑥小农使“民族民间文化、宝贵历史和文化景观得以保留”。^⑦与西欧“农业竞争失败论”不同,中东欧国家的农民的“经济不满”更接近传统农业民粹主义。

基于农业生产者的结构视角,在中东欧国家,由于家庭农场等“资本主义农民”规模较小,传统的底层农民仍具生命力,其农民动员或农业民粹主义还展现出本土、民族、宗教等“旧有的”价值特征,右翼民粹主义的煽动与捕获同时具备基于“经济不满”与“文化反弹”的策略,这可与西欧国家形成比较分析,以验证激进右翼政党的捕获机制。

另一方面,当代欧洲农业生产者的另一个结构性变化是农业移民。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推动了去工业化和去农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外流严重。^⑧资本希望从农民经济中获得的与其说是产品,不如说是廉价劳动力。移民抵消了农村

^① Johan F. M. Swinn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Reform Choic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Vol.7, No.3, 1999, pp.637-664.

^② 中东欧现代化的干预因素及既有历史条件十分复杂,如农本主义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深远,是仅次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属于社会经济上的第三种主流思想力量。参见 Johan Eellend, “Agraria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Inter-War Eastern Europe,” in Piotr Wawrzeńuk, ed., *Societal Change and Ideological Formation among the Rural Population of the Baltic Area 1880-1939*, Södertörns högskola, 2008, pp.35-56.

^③ Nuno Guiomar et al., “Typ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Small Farms in Europe: Towards a Better Picture,” *Land Use Policy*, Vol.75, 2018, pp.784-798.

^④ 这集中体现在对跨国土地运动倡导的集体农民身份的不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新自由主义农业生产视为二元对立。参见 Natalia Mamonova, “Patriotism and Food Sovereignty: Changes in the Social Imaginary of Small-scale Farming in Post-Euromaidan Ukraine,” *Sociologia Ruralis*, Vol.58, No.1, 2018, pp.190-212.

^⑤ Ryan E. Galt, “The Moral Econom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Explaining Farmers’ Earnings and Self-exploitation in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Economic Geography*, Vol.89, No.4, 2013, pp.341-365.

^⑥ C. M. Hann, “From Production to Property: De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Family-Land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Man*, Vol.28, No.2, 1993, pp.299-320.

^⑦ Galina Rodionova, “The Role of Private Household Plots in Russian Rural Development,” in Martin Petrick and Peter Weingarten, eds.,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Rural Development: Engine of Change or Social Buffer?* Institut für Agrarentwicklung in Mittel- und Osteuropa, 2004, p.72.

^⑧ Mark Shucksmith and David L. Brown, “Framing Rural Studies in the Global North,” in Mark Shucksmith and David L. Brown, eds.,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Routledge, 2016, pp.1-26.

人口外流和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此外,“繁荣悖论”(prosperity paradox)的经济规律也致使大型农企最终倾向于招募廉价的移民劳动力。^① 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英国农业部门每年需要 7.5 万名临时劳动力,其中 98%来自欧盟成员国中的东欧国家;法国需要 27.6 万名,很大一部分移民许可证发给了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因大型农企推动,瑞典采摘浆果的农民主要来自泰国。^② 中东欧国家的农村外劳被西欧农业部门所吸纳,南欧地中海农业大国则倾向于在北非或巴尔干国家寻找临时劳动力。新自由主义推动农业移民嵌入农业生产结构,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诚然,我们可以将农业移民纳入“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这样的具有跨国身份的农民体系,以呼应农业民粹主义的包容性特征。然而,欧洲农业移民的来源既包括欧盟成员国,又包括非欧盟成员国。此外,农业是欧盟唯一一个外籍劳工遭受较高剥削风险的经济部门,大型农企和家庭农场都雇用外籍临时工。^③ 我们无法对经济剥削与族群排外架构简单关联,劳工的国别背景在其中的影响也无从察知。^④ 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本文将农业移民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四 案例分析:德国与波兰的案例比较

本文选择德国和波兰两个国家的农业民粹主义作为案例进行比较。根据 2020 年的欧盟统计数据,德国农场数量排名第八,农业产值排名第三;波兰农场数量排名第二,农业产值排名第五。^⑤ 两国农业单位产出的巨大差异,可以体现西欧和中东欧在生产者类型、农场规模等农业经济模式方面的差别。此外,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势如破竹,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长期执政,两国不断发生农民抗议活动。因此,案例选择总体上满足比较研究的“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⑥

^① 繁荣悖论,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农业食品行业雇用的本地工人比例下降,而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向数量更少、规模更大、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农场集中,不稳定的雇佣工人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增加。在果实采摘等劳动密集型农业,越来越多的趋势是雇用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特别是移民工人。参见 Philip Martin, *The Prosperity Paradox: Fewer and More Vulnerable Farm Work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Marie-Laure Augère-Granier, "Migrant Seasonal Workers in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Sector," *EPRS*, February 2021.

^③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Severe Labour Exploitation: Workers Moving Within or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States' Obligations and Victims' Rights*,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5.

^④ 如意大利农业部门的 37 万个外籍工人来自 155 个国家。参见 Marie-Laure Augère-Granier, "Migrant Seasonal Workers in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Sector".

^⑤ Eurostat, "Farms and Farml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statistics".

^⑥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653-669.

(一) 德国

2019年秋,因反对德国政府的新肥料法等环保新规,脸书群组“土地创造联系”(Land schafft Verbindung)成立。尽管该组织的动员被批评为“倒退的民粹主义”,但它的出现可被视为当代全德范围内农民动员的新起点。^①大量农民联合起来走上街头,以拖拉机封堵路段、设置绿色十字架等形式,展现对政府不顾农民生计的不满。2021年,对政府昆虫保护法案的抗议又一次使农民团结起来,农民动员不断成为德国抗议浪潮的一部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德国通胀高企、经济低迷,农业进一步受到打击。德国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绿色开支在国内也持续引发争议。2023年年底,德国政府推出农业补贴削减计划,废除农用柴油和车辆税收补贴以弥补预算缺口,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自2023年12月起,由“土地创造联系”组织发起的农民抗议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并波及欧洲多国。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德国农企数量从约160万家减少到70万家。根据联邦政府最新数据,2020年农业企业数量为26.28万个,87%的企业为个体经营。这一数字比十年前减少3.61万个,中小型家庭农场数量严重下滑。大约68%的农场拥有的土地不到50公顷。德国农业仍主要由个体户及其家庭成员从事。其中,家庭工人占47%,其余为长期就业工人和季节性工人。然而,随着家庭企业数量的减少,家庭工人的数量亦持续下降。由于大型农企不断扩张,长期就业工人数量总体未受到实质性影响。资本逻辑下,德国土地竞争加剧,市场持续过热。与2010年相比,2020年,德国土地购买价格上涨了约150%,每公顷农业用地的租金上涨79%。德国农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也较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21年,德国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荷兰和巴西。2022年,德国农产品进口增幅18.7%,出口增幅16.2%。^②德国小农持续承压。

1. 政治精英与资本集团对小农的联合挤压

德国政府与资本的“合谋”主要体现在土地自由化进程上,因为这与小农经营直接相关。以德国东部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为例。1992年,政府责成国有“土地利用与管理有限公司”(BVVG)负责德国东部的土地使用,主营租赁业务和出售业务(私有化)。

^① 包括2019年以来欧洲的农民动员活动,都被批评为利益分散、行动暴力、破坏气候、不以解决问题仅为发泄不满为导向的倒退的民粹主义。参见Jan Douwe van der Ploeg,“Farmers’ Upheaval, Climate Crisis and Populism,”*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47, No.3, 2020, pp.589-605。

^②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 *Agrarpolitischer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2023*, 2023.

自由化带来了东部土地的价格暴涨。2007年,联邦政府要求“土地利用与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新规,仅续签部分租赁合同,并加快在私人市场出售土地。此举对小农造成巨大影响,家庭农场既无权续租又无力购买土地;与之相比的是,公司允许大型农企和投资公司以折扣价购买土地。其结果是,就土地拥有者的法人实体身份而言,目前东部48%的法人属企业性质,西部仅26%。由企业集团控制的农地中,94%位于东部。自政策施行以来,公司共出售了约157.7万公顷土地,包括89.4万公顷农业用地和59.9万公顷林地,目前仅剩约9.02万公顷农业用地和0.45万公顷林地。^①因此,德国的土地政策,尤其是与“土地利用与管理有限公司”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出台,旨在1990年之后尽可能阻止家庭农场的重建和新设。^②

此外,德国政府含糊的法律规定也为资本开了绿灯。根据德国《农业土地交易法》(Grundstückverkehrsgesetz)第9条第1.1款规定,如涉及“不健康的土地分配”,则可拒绝转让。《土地租赁交易法》(Landpachtverkehrsgesetz)第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即若租赁合同中暗示土地“不健康的财富积累”,则政府可以拒绝签订。然而,德国法律并没有对什么是健康的用地行为进行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利益团体“德国农民协会”(DBV)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长期以来,德国农民协会将农民的利益捆绑,并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阐明农民的利益,帮助协会获得了独特的地位。^③然而,协会作为农民利益统一代表的权力基础式微。一方面,抗议的农民抱怨道,协会多年来通过内部架构和游说组织,与大型农企走近。^④另一方面,在默克尔执政的十余年间,德国农民协会与执政党联系加强。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中有超过一半的成员至少在协会的一个组织中任职。^⑤在2019年的农民抗议中,德国农民协会反应消极迟缓。

德国处在向资本密集型模式的农业转型的后半程,这种模式排除了“非竞争性”农民和“传统”粮食生产者,若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人们进入农业的机会就会遭到剥

①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 *Agrarpolitischer 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2023*.

② Jörg Gerke, “Bäuerliche Landwirtschaft systematisch schwer gemacht,” Arbeitsgemeinschaft bäuerliche Landwirtschaft, 2012, https://www.abl-ev.de/uploads/media/1212bauernstimme_S.3.pdf.

③ Stephan Leibfried, “Agrarpolitik als Sozialpolitik. Warum das Agrarische nach wie vor hochpolitisch und ein anderer Blick weiterhin hilfreich ist,” in Fabian Hoose, Fabian Beckmann and Anna-Lena Schönauer, eds., *Fortsetzung folgt,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vo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pringer, 2017, p.289.

④ Tanja Busse and Christiane Grefe, “Aufstand der Trecker,” *Die Zeit*, 14 January 2021.

⑤ NABU and IAM, *Verflechtungen und Interessen des Deutschen Bauernverbandes*, April 2019.

夺。^①精英对小农的抛弃推动了德国农业民粹主义的再度兴起。

2. 小农的政治取向及集体动员

农民生活和成长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农民的价值取向,其中农场规模扮演着关键角色。^②德国以经营性家庭农场为主,农民一旦失去生计,整个家族将会遭受打击。新近一项对德国农民的调查表明,62.3%的人参与了至少一项农民抗议活动。80%以上的人对政府政策和农业的发展前景表示极度担忧,而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极度担忧的比例仅为20%。很大一部分抗议农民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划归为中间派,但存在一种明显的中间偏右的倾向。相对于国内政治机构,德国农民对欧盟委员会感到极不信任的比例最高,^③疑欧主义倾向明显。但这并不能表明农民动员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另一份调查报告指出,30%的农民认为自民党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位居其后的是联盟党,占比22%。两党的位次在2020年发生逆转。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比例为11%,现联合执政的社民党为1%,绿党为6%,另有18%的农民不知道谁能作为其代表。^④

联盟党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农民喜爱,之所以被有“新自由主义代理人”之称的自民党“翻盘”,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自民党近年来倡导“还农民以自由”,越来越多地公开反对不利于农民生计的政策,加之联盟党执政期间农业政策的失败,农民纷纷转换阵营。此外,德国农民意识到,“交通灯政府”中的社民党会主张更多的监管,绿党又鼓吹绿色新政,因而自民党成为农民唯一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就农民本身而言,研究发现,少于5人的德国中小型家庭农场虽更需补贴来实现运营现代化,但它们认为补贴并非必要资源。^⑤家庭农场更希望在公平的赛道上参与竞争。在与大型农企的竞争中,有机农业被认为是一个获取高额利润的新机会。小农的取向充分表明,其已融入新自由主义体系,成为中间偏右的“新兴资本主义农民”。他们对自民党这一物质主义政党的偏爱,也表明他们的文化诉求并不显著。

^① Roman Herre, *Land Concentration, Land Grabbing and Options for Change in Germany*,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7 April 2013, <https://www.tni.org/en/publication/land-concentration-land-grabbing-and-peoples-struggles-in-europe>.

^② K. W. Kerridg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Farmer Behaviour — An Exploratory Study,” *Quarterly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31, No.1, 1978, pp.61-72.

^③ Rolf G. Heinze et al., “Bauernproteste in Deutschland,” *Forschungsjournal Soziale Bewegungen*, No.34, 2021, pp.360-379.

^④ Johanna Michel, “Bundestagswahl: Unionsparteien nicht mehr erste Wahl der Landwirte,” *Agrarheute*, 19 April 2021, <https://www.agrarheute.com/politik/so-wuerden-landwirte-2021-waehlen-579397>.

^⑤ Michael Glowinkel et al., “Survey of German Farmers Towards the Impact of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on Their Businesses,” *Bulgar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Vol.27, No.4, 2021, pp.646-655.

此外,“土地创造联系”组织虽然推动了反精英的民粹动员,但始终以农民的经济利益为优先事项,而非单纯追求政治性动员。这里有两个关键证据:其一,“土地创造联系”将自身视为跨协会和跨党派的中立运动,主张多元化、非排他的合作。“土地创造联系”同与绿党关系密切的“农民农业协会”(AbL)等组织基于政策共识而开展实质性合作。如在乳制品协会和生猪协会中联合行动,制定关乎农民利益的立场文件;双方均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这表明“土地创造联系”在面对政府的时候,主要采取外部联合施压手段,而非内部游说。其二,该组织促使政府做出积极回应,但不过度追求政治化。在2020年的抗议中,政府成立了“未来农业委员会”(ZKL),由30名来自农业、环境、消协及科学界人士组成。委员会一年后提交了一份160页的报告,纠偏部分政策并制定新路线。“土地创造联系”对此表示肯定,反抗动员遂逐渐平息。因此,2019年后的德国农民动员主要是经济性的,政党各派并没有得到借题发挥的机会。

3. 选择党主打“经济牌”的捕获策略

与家庭农场的逻辑不同,大型农企使农业与德国本土居民的联系日益脱钩。食品体系工业化和跨国化,使德国的食品安全、环境和供应等问题日益突显。农业体系需要向更加本地化、多样化、透明化的方向发展,应受社会监管,而非由少数大型农企、投资公司主导。为此,“土地创造联系”组织提出七条主张:第一,进口农食产品的准入标准较低,应改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对加工类食品增加本地生产标签;第三,改变贸易零售商对市场的主导地位,改善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扭曲现象;第四,随着进口农食产品的增加,应关注本国农业岗位的流失;第五,保护家庭农场;第六,关注本国和进口国的环境问题,呼吁为保护环境而建立各国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第七,意识形态对农业是一种风险,“土地创造联系”没有意识形态倾向。^①“农民农业协会”在其章程中也明确反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因此,德国农民动员大体上出于经济诉求,即便存在排外主张,也不能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右翼民粹主义相联系。

选择党在经济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文化上奉行民族保守主义,强调德国身份认同、排外和本土化。该党呼吁德国人维护西方基督教文化、保守的家庭观念、民族的语言和传统。^②2020年农民抗议阶段,选择党在选举海报上使用“农民创造救赎”

^① 参见 LSV 组织网站, https://www.lsv-bw.de/was_uns_antreibt.php。

^② 参见选择党网站, <https://www.afd.de/partei/>。

(Landwirt schafft Rettung)口号,与“土地创造联系”相匹配以暗示农民,但农民及抗议团体明确与之保持距离。^①随后,以农民切身利益为切入点,选择党在议会加大对农民问题的关注。2021年1月,选择党连续提出议案,号召提高对德国农业的关注度,确保水果和蔬菜供应,保证尽可能高水平的自给自足,并优化海外季节性工人在德工作条件,补充德国缺失的农业劳动力;标记食品的原产地,使德国民众能够识别本国产品并购买;可持续保护家庭农场,应对成本劣势和官僚主义。^②在这份提案中,选择党均落脚在“土地创造联系”组织的关注点上,属于经济本土主义。2023年1月,选择党再次提出保护家庭农场的议案,但在话语叙事上增加了“家庭农场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维护美丽的文化景观,对于区域特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祖国需要农民”的具有些许“文化反弹”性质的表述。^③

2024年1月,选择党连续提出减轻农民负担、农用柴油减税的议案。^④实际上,早在2022年,选择党就提出农用柴油减税,只是被其他党派以破坏环境等缘由否决。^⑤这表明选择党针对农业问题是做过细致研究的,决心打农民牌。从2023年年底开始的这波抗议来看,选择党的策略仍是利用农民的经济不满情绪。虽然该党在社会层面采取一些针对“文化反弹”的煽动行为,引发外界疑虑,但并没有获得农民的积极反响。由于一些中型家庭农场的经济生计短期内不太可能大幅下滑,随着政府的积极介入及春耕的到来,农民动员的势头将迅速疲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选择党在联邦州层面与农民的联系迅速加强,预计在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的选举中,其农业选民基础将明显扩大。极右翼对农民动员的介入,导致农民群体的分化重组,充分表明抗议的参与者具有松散性和流动性的特征,缺乏稳定的组织形式。^⑥

(二)波兰

波兰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爆发较大规模的农民动员并持续多年。在2012年,“团结农会”组织的抗议中,最初诉求集中在土地交易问题上,如要求政府制定法规,帮助家庭农民获得更多土地;制定限制土地交易的立法;反对向农民征收所得税的

^① Ulrich Lieber, “Landwirte verärgert über Plakate der AfD,” *Westfälische Nachrichten*, 29 August 2020, <https://www.wn.de/Muensterland/Kreis-Warendorf/Sassenberg/4259740-Gruppe-Land-schafft-Verbindung-Landwirte-veraergert-ueber-Plakate-der-AfD>.

^② Drucksache 19/27697, 19/27269, 19/27699, Deutscher Bundestag.

^③ Drucksache 20/5355, Deutscher Bundestag.

^④ Drucksache 20/10055, 20/10056, Deutscher Bundestag.

^⑤ Drucksache 20/3985, Deutscher Bundestag.

^⑥ Armin Nassehi, *Das große Nein, Über die Eigendynamik gesamtgesellschaftlichen Protests*, Kursbuch, 2020, p.

计划等。2013年,“团结农会”组织发布《家庭农民宪章》,表示家庭农场有责任保障粮食安全,并强调民族观念与天主教信仰,指出农民是信仰的守护者与传统的纽带。2018年,借由非洲猪瘟、旱灾等问题,农民联盟组织“AGROunia”发起新的抗议。此次抗议主要涉及农食产品的分配和消费问题,反对外国进口食品,改变波兰食品在本土的劣势地位。此次“粮食主权”的抗议具有民族主义和暴力倾向。^① 2024年年初,波兰农民抗议欧盟对乌克兰农产品的倾销政策。可以看到,波兰的农业民粹主义,总体上具有经济与文化双重特征,先天具有保守主义倾向。

根据2020年进行的农业综合登记,波兰的农场数量约为131.7万户,平均耕地面积11.1公顷。自2010年以来,登记的农场数量减少了约19.2万户,但单个农场的平均面积增加了1.3公顷。随着制度的转轨,波兰农业从业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大幅下降,1950年高达70%,1980年约为47.3%,而2019年仅为14.4%。^② 农业在波兰经济中的比重也下滑明显,从1950年占比24.3%,到2020年为2.6%。^③ 波兰还高度依赖欧盟市场,欧盟国家占其农食产品出口总量的83%。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波兰的农业也出现了占经济总比重下降、土地集中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现象。然而,与德国不同,波兰的农业生产者结构更加传统。截至2021年年底,农村居民占波兰总人口的40.3%,仍高于西欧国家。^④ 波兰仍有超过50%的农场面积小于5公顷,面积超过50公顷的农场占比不足2.5%。该国约90%的耕地被家庭农场占据,超过60%的农场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它们对于商业活动的追求不高。^⑤ 此外,西欧对波兰农企及土地的投资份额较高。由于结构性条件存在差异,波兰当代农业民粹主义与德国的总体样貌有所不同。

1. 农业自由化及农业“二元结构”的出现

由于历史因素,波兰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在社会主义时期并未实现,家庭农场始终

^① Aleksandra Maria Bilewicz, “Beyond the Modernisation Paradigm: Elements of a Food Sovereignty Discourse in Farmer Protest Movements and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Poland,” *Sociologia Ruralis*, Vol.60, No.4, 2020, pp.754-772.

^② Sebastian Stepień et al., “Small Farms in Poland,” in Sebastian Stepień and Silvia Maican, eds., *Small Farms in the Paradig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of Selecte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Wydawnictwo Adam Marszałek, 2020, pp.30-54.

^③ Monika Stanny et al., “The Socio-Economic Heterogeneity of Rural Areas: Towards a Rural Typology of Poland,” *Energies*, Vol.14, No.16, 2021, pp.1-23.

^④ Marcin K. Widomski and Anna Musz-Pomorsk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Poland since 2004 in the Light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Land*, Vol.12, No.2, 2023, pp.1-29.

^⑤ Sebastian Stepień et al., “Small Farms in Poland,” pp.30-54.

存在。^① 少则只有几公顷的个体农场占农业用地总面积的 76%，约 90% 的小型农场是家族经营。^② 彼时，低生产率的自给型小农得到了政治上的默许。20 世纪 90 年代，波兰的新自由主义农业转型主要根据西欧标准，追求以财务目标为主的短期效益。当时的农场迅速开启向资本主义企业制的现代化转型，农民被迫从生存逻辑转向利润逻辑。国家取消对农用地征用和使用的限制，释放了大量土地。然而由于不完善的政治、法律与商业体系，违规行为涌现。^③ 土地投资的热情不断攀升，农村地区被外部的经济势力所主导，土地自由化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社会主义时期遗留的大量小型家庭农场，尤其依赖于国家政策。然而，随着国有农场破产、合作社解散、个体农场效率低下，农业投资突然崩溃，农业在波兰经济投资支出中的份额在 2000 年降至 2% 以下。小农集约化转型“中道崩殂”。

波兰于 2004 年加入欧盟后，共同农业政策为其提供了大量支持，波兰农民得到一定的喘息机会。不可否认的是，波兰的农业现代化得益于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④ 研究发现，若没有欧盟的资金支持，波兰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幅度将大大降低。^⑤ 然而，欧盟资金缺乏明确的分配规则，依赖于欧盟补贴的波兰新的大型土地所有者将利润转移，农村居民却不得不承担生产和环境成本。共同农业政策导致大量“手提箱农民”（suitcase farmer）的出现，即与那些农业生产所在地无关的个人或实体，甚至催生规避法律现象，形成替西欧资本买地的“农业掮客”。^⑥ 掠夺土地的做法加剧了农村的相对边缘化和贫困化。^⑦ 这种粗暴的权力和资本配置方式，形成了土地所有权的潜在等级制度，甚至被批评为欧盟内的“新殖民主义”。经济自由化改革后，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很快从利用率较低的地区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地区。加入欧盟使波兰年轻的农

① Kathryn De Master, “Designing Dreams or Constructing Contradictions? European Union Multifunctional Policies and the Polish Organic Farm Sector,” *Rural Sociology*, Vol.77, No.1, 2012, pp.89–109.

② Anna Burger, “Why Is the Issue of Land Ownership Still of Major Concern in East Central European (ECE) Transitional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in Hungary?” *Land Use Policy*, Vol.23, No.4, 2006, pp.571–579.

③ Roman Rudnicki, *Spatial Structure of Polish Agriculture: Conditioned by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Instruments*, Wydawnictwo Naukowe UMK, 2016.

④ Ciutacu Constantin et al., “Land Grabbing: A Review of Extent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in Romania,” *Land Use Policy*, Vol.62, 2017, pp.143–150.

⑤ Sebastian Stepień et al., “Small Farms in Poland,” pp.30–54.

⑥ Jadwiga Lopata, “Land Issues and Land Struggles in Poland,” in *Land Concentration, Land Grabbing and People’s Struggles in Europe*, pp.206–211.

⑦ Mirosław Biczkowski et al., “Neo-colonialism in the Polish Rural World: CAP Approach and the Phenomenon of Suitcase Farmers,”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40, No.2, 2023, pp.667–691.

村劳动力大量外迁,农村地区生产结构空心化。^①

因此,农业自由化最终导致波兰农业的“二元结构”。依赖于年轻劳动力的5—15公顷的中型家庭农场迅速减少,人口老龄化的小型农场保持稳定,大型农场由于国有农业部门私有化而增长强劲。此外,除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出现“非家庭化”的企业制转型外,小型农场还呈现出“再农民化”趋势,即不愿与市场接触。^②有学者指出,波兰在农民获得选举权后形成的以小农场为主的土地结构,至今没有改变。该国面积超过20公顷的农场比例只有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③市场经济的引入并没有加速土地结构的变化,也没有带来土地的集中。中型农场的比例仍然很低,大型农场持续征用土地。^④转型以来的波兰,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作用,变成了一种投机商品。因此,得益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与其说是大型农企,不如讲是西欧投资者。波兰政界和民间对西欧国家的农业投资始终持谨慎态度。

2.重回“农民之路”的波兰家庭农场

1919年之后的波兰,农业民粹主义政党伴随农业改革而兴起,不断散播“一种美化土地劳动者的意识形态”,提出“一种以农民为社会基础的社会秩序”。^⑤1948年之后,政府的“压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导致了农业集体化的失败,小农在这一时期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当时的制度默许相当于提供了保护罩,使传统农业民粹主义理念在小农间延续,形成了基于共同的排斥对象而建立的社区意识。^⑥到20世纪80年代末,小农家庭耕作与波兰的短缺经济呈现共生态势。^⑦家庭农场逐渐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对开放的市场经济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在自由化改革之后,虽然大量半自给小型家庭农户的经济价值微乎其微,但依然存在。波兰的家庭农场没有参与竞争,并没有转型为“资本主义农民”。此外,作为干预力量的外部投资,助长了小农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这种非市场竞争逻辑的行为,虽然限制了经济不确定性,但也

^① Karen Macours and Johan F. M. Swinnen, “Agricultural Labour Adjustment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Impact on Poverty,”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27, No.3, 2005, pp.405-411.

^② Maria Halamska,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arms in Poland: Present Time and the Weight of the Past,”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side*, Vol.22, No.1, 2016, pp.27-51.

^③ Elzbieta Badach et al., “Siz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Polish Agricultural Farms in 2010-2020 by Typological Groups of Voivodships,” *Agriculture*, Vol.13, No.9, 2023, pp.1-17.

^④ Ibid.

^⑤ Maria Halamska,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arms in Poland: Present Time and the Weight of the Past,” p.31.

^⑥ Krzysztof Gorlach, “On Repressive Tolerance: State and Peasant Farm in Poland,” *Sociologia Ruralis*, Vol.29, No.1, 1989, pp.23-33.

^⑦ Maria Halamska, “Peasants, Ownership and Socialism in Poland: Historical and Some Other Reflections,” in Paweł Starosta et al. eds., *Rural Societies under Communism and Beyond*, Łódź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4-53.

压制了革新动力。波兰家庭农场经历了一个日趋保守的社会化过程。

欧洲农村人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下降,中东欧下降的幅度则稍慢。1990 年德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6.8%,2022 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22.3%;1990 年波兰的比例为 38.7%,2022 年反而升至 39.8%。^① 这一现象体现了农村和城市化的紧张关系。农村人口增加主要发生在超过 5 万人的大城市周边。土地交易推动城市外围地区和农村的非农业功能地区急速扩张,吞噬小农家庭。^② 与此同时,城市与周边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率保持稳定。波兰农村人口的回流,表明农村是一个功能或认知意义上的独立结构——绝大多数“非市场化”的家庭农场,如城市农民工,其收入并非源自农业。自给自足家庭农场的存在,只是为了确保家庭成员独特的社会地位。^③ 由于突然开启自由化,农民的收入来源走向多元,贫困的小农更无须参与体力繁重的农业生产及市场竞争,但土地依然被认为是家族的财富。这种思想在中东欧普遍存在,个体、劳动、家庭纽带及拥有土地这几个要素相互交织。^④ 农民对土地依然存有强烈的依恋,是退居的最后防线。相较于德国的“资本主义”农村,波兰农村的生产性意义相对较低,但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波兰小农极为珍视家庭、民族、宗教、环境等传统文化。德国的家庭农场具有图存的经济动机,波兰的家庭农场则以守卫祖先的土地为宗旨。

此外,与德国的农民协会不同,波兰的农民协会对政策的影响力较小。这是因为各类农民团体与农民之间缺乏团结,利益的异质性使农民缺乏代表性较高的公民社团。“没有中间层”使得农民更容易受到政党的直接“捕获”。^⑤

3.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农民动员策略

波兰的农民动员具有悠久的历史。^⑥ 农业民粹主义政党在转型后迅速涌现,1990 年兴起了名为“波兰共和国自卫运动”(SRP)的农民动员,随后吸引了其他社会群体,

① Umutcan Memo and Dariusz Pieńkowski,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n Bulgaria, Germany, Poland, Romania and the Netherlands: A Review of Data,” *Front. Environ. Sci.*, Vol.11, 2023, pp.1-16.

② Krystian Heffner, “Rural Labour Markets and Peripherization Processes in Poland,” in Walter Leimgruber and Chang-yi David Chang eds., *Rural Areas Between Regional Needs and Global Challenges: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Space*, Springer Cham, 2019, pp.53-71.

③ Maria Halamska,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arms in Poland: Present Time and the Weight of the Past,” pp.27-51.

④ C. M. Hann, “From Production to Property: De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Family-Land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pp.299-320.

⑤ Dominika Milczarek-Andrzejewska and Ruta Spiewak, “Farmers’ Associations: Their Resources and Channels of Influence. Evidence from Poland,” *Sociologia Ruralis*, Vol.58, No.4, 2018, pp.825-845.

⑥ Grzegorz Forýs,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Base of Peasants’ and Farmers’ Protest Activity in Pola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37, No.1, 2021, pp.77-102.

并于1992年成为政党。该党主要质疑经济转型,起初被认为是左翼的农业民粹主义政党,之后逐渐右倾。法律与公正党(PiS)于2001年成立,并于2005年与自卫党组建右翼联合政府。由于波兰农业政党人民党(PSL)在2007—2015年联合执政期间对农民等基层群体缺乏关注,特别是在退休改革问题上的失策,大量农村选票流入法律与公正党,2019年的大选中,有70%的农村选民选择该党。^①在与亲欧主流农业政党的较量中,法律与公正党的右翼动员策略较为特殊。

在波兰,每个政党都是农民政党。^②历届政府均表示对家庭农场予以支持。从2012年《2012—2020年农村地区、农业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2019年《2030年农村地区、农业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两份报告可见,两届政府的执政党对农业问题的态度大体相同。^③然而,也存在两方面的差异。一是在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方面。波兰入盟后,设立了12年的过渡期。至2016年,外国自然人将和本国公民相同,拥有在波兰购买土地的权利。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后迅速出台限制措施,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以及本国公民的土地交易权,避免投机行为,并且赋予农业产权局(APA)审查与管理土地交易的权力。法律与公正党虽违背了入盟承诺、违反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但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相较于主流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在欧盟农业预算等问题上,具有明显的疑欧主张。现执政联盟中的人民党则更加亲欧,希望代表农民利益,以便与欧盟更好地展开协调。2023年,该党还提交了一份关于保护本国农业的法案,为从乌克兰进口谷物引入保证金制度。相较于民粹主义政党呼吁的取消乌克兰农产品免税进口,人民党的立场明显更加温和。^④总体而言,由于农民的“经济不满”,波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大大减缓了农业自由化的进程。

二是在文化策略方面。法律与公正党迎合小农及农民动员的保守文化特征,在国家政治认同的构建中融入天主教信仰,坚守婚姻与生育的家庭传统,坚持“波兰必须是波兰人的国家”的民族观等。对法律与公正党党首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言论的分析发现,该党最喜欢使用的是宗教叙事,其核心任务就是帮助波兰履行其历史

^① Zosia Wanat, “Poland’s Farmers Switch Loyalties to Boost Ruling Party,” POLITICO, 31 May 2019,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s-farmers-switch-loyalties-to-boost-ruling-party-pis-law-and-justice/>.

^② Bartosz Brzeziński, “In Poland, Every Party is a Farmers’ Party,” POLITICO, 13 October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general-election-jaroslaw-kaczynski-farmers-pis-civic-coalition-tusk/>.

^③ Sebastian Stępień et al., “Small Farms in Poland,” pp.30–54.

^④ “Poland Seeks to Limit Inflow of Ukrainian Grain onto EU Markets Following Farmer Protests,” NFP, 30 March 2023,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3/03/30/poland-seeks-to-limit-inflow-of-ukrainian-grain-onto-eu-markets-following-farmer-protests/>.

使命,崇尚基督教文明。教会代表着波兰“唯一共同的价值体系”,即使对于非信徒来说也是如此,“教会之外只有虚无主义”。^① 宗教在波兰农村地区具有崇高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主义时期及转型阶段农民无法参与政治生活,教会填补了农村公共生活的空白这一现实因素,从而为法律与公正党借用宗教叙事创造机会。^② 法律与公正党还认为,乡村是保守派反对现执政联盟第一大党“公民联盟”(PO)的重要阵地,因为后者的支持者主要在大城市。^③ 这也体现了农业民粹主义的本质。“文化反弹”在中东欧的农业民粹主义中普遍存在,右翼民粹主义借此形成文化策略。两个国家的案例总结见表1。

表1 案例总结

	德 国	波 兰
农业自由化进程	畅行无阻	受到历史、转型等因素的影响
农业生产结构	小型半自给农场最少;中型家庭农场最多,其成员为参与竞争的“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征地阻力较小,大型农企扩张迅速	小型自给家庭农场最多;中型经营性家庭农场极度欠缺;存在征地阻力,大型农企缓慢扩张
家庭农场特征	具有较强生产性,经营动机明显;文化价值性不强	生产性较弱;守护土地与家园,价值性较强
右翼民粹主义策略	主要为经济策略	经济策略和文化策略并行
农业民粹主义结果	内部容易分化;部分农民群体逐渐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其他人仍与其保持距离	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聚合”,更易与右翼民粹主义发生大规模结合

注:表由作者自制。

^① “Kaczyński: Poland has ‘Historical Mission’ to Support Christian Civilization,” NFP, 12 November 2019,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19/11/12/kaczynski-poland-has-historical-mission-to-support-christian-civilisation/>.

^② Jan Falkowski and Przemysław J. Kurek, “Religious Symbols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Sector: Some Evidence from Rural Polan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available online 27 December 2023,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47596723001129?via%3Dihub>.

^③ Adam Folvarčňý and Lubomír Kopeček, “Which Conservatism? The Identity of the Polish Law and Justice Party,” *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Vol.16, No.1, 2020, pp.159–188.

五 结语

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后记中对农业现代化及政治反动思潮进行了总结。“在商业关系已经开始削弱农民经济的地方,社会中的一些因素就会大肆歌颂农民,称其为社会脊梁”,“大量呼吁彻底的道德复兴”,“提倡一种在过去被证实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① 摩尔将这些特征归纳为“加图主义”(Catonism),是现代化进程中伴随而生的保守的意识形态。^② 摩尔的模型得到了历史的检验,也能部分说明今天欧洲的遭遇。农业民粹主义与激进右翼的结合,就是当代保守面貌的展现。然而,这种结构主义的视角并未关照农民个体的不幸。德国与波兰的案例都表明,新自由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宏观的制度霸权,使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在竞争中变得无序。而小农的地位及境况,能够说明农民群体右转的基本逻辑。

欧洲农业部门从小规模家庭农场向资本密集型、机械化、专业化的工业化农场加速发展,引发小农的生存危机,为右翼民粹主义打开机会之门。值得玩味的是,面对近来不断失序的农业形势,欧盟开始着力赞美小农,称“家庭农场是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基础。它们仍然是欧洲农业的核心,是竞争力、增长和就业以及充满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经济的强劲推动者”。^③ 这与摩尔的论述如出一辙。因此,当构成当下社会稳定基石的群体遭到削弱,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无论是主流精英还是边缘民粹主义,无不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即通过重新配置权力来实现新的积累。新自由主义虽逐渐丧失道德基础,但仍能维持法理权威,这对欧洲农民的前景而言无疑是一种悲剧。

(作者简介:彭泉,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组成员;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苗、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509页。

^② “加图主义”一词源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重要掌权者,即以保守主义、农业主义原则著称的老加图(Cato the Elder),反对希腊商业社会的腐化奢靡风气、回归罗马农业社会的古朴传统是其治世哲学。“加图主义”推崇宗教虔诚、家庭观念、乡土传统,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民。在工业资本势力难以攻克地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极为明显,“加图主义”思潮也更强烈。参见 Nels W. Forde, *Cato the Censor*, Twayne, 1975; Alan E. Astin, *Cato the Censor*, Clarendon Press, 1978, p.340。

^③ Alan Matthews, “Family Farming and the Role of Policy in the EU,” *CAP Reform*, 27 November 2013, <http://capreform.eu/family-farming-and-the-role-of-policy-in-the-eu/>.